

李建军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日本女性与  
「大东亚战争」

军国女



日本女性与  
「大东亚战争」

日本女

李建军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国之女: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李建军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221-05345-6

I . 军... II . 李... III . 女性-研究-日本(1931  
~1945) IV . D44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368 号

---

### 军国之女——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

---

著作人:李建军

责任编辑:陈继光

封面设计:李法明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3.5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1-05345-6/K·553

定 价:22.80 元

---

# 目 录

序 章	正视罪恶的沉淀 擦亮历史的镜子	(1)
	“军国之女”,辱侮永志的牺牲品	(2)
	军国主义,扬幡招魂还是除恶务尽	(8)
第一章	助纣为虐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18)
	军阀的谎言与女人们的躁动	(19)
	“昭和之烈女”与刽子手	(28)
	后方的“贞淑之女”与前方的“现地妻”	(32)
第二章	“从军慰安妇”	(39)
	“亡国病”、“南京事件”与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43)
	战地“特殊军用品”	(50)
	慰安妇实态	(53)
	“冲锋一号”与“卫生性公共厕所”	(59)
	满洲的慰安妇	(64)
	中国内地的慰安妇	(69)
	东南亚、南洋的慰安妇	(77)
	“人种展览”	(85)
	滇西的慰安妇,“最后的悲剧像”	(90)
	向强大的胜利者“慰安”,苏军的“慰安妇”	(98)

## 军国之女——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

---

美军的“慰安妇”——R·A·A 的建立及其影响	(100)
第三章 “从军看护妇”	(117)
遥远历史的回声	(106)
天使还是魔鬼?	(118)
“日赤”的建立与“从军看护妇”的产生	(119)
瓜达尔卡纳尔岛、阿图岛之战中的看护妇	(125)
英帕尔战役中的看护妇	(134)
塞班岛，“玉碎的防波堤”	(138)
菲律宾丛林战役	(143)
冲绳之战中的看护妇	(153)
剧变的角色，中国战场的看护妇	(157)
被历史遗忘的“天使”	(162)
第四章 “我们支撑着圣战”——后方“经济战”中的女性	(166)
“早婚运动”与人口资源的开发	(168)
“嫁给伤残军人运动”	(170)
“为国义务就劳”	(172)
“经济战”的战果——铸犁为剑	(176)
贫困物语：“奢侈是敌人”	(180)
第五章 “帝国之花”——秘密战中的日本女性	(185)
“超级爱国者”，侵略战争的尖兵	(187)
满洲谍报战：从日俄战争到“大东亚战争”	(189)
上海的东洋“玛塔·哈丽”	(206)

## 目 录

---

	太平洋与美洲大陆谍报战	(214)
	“东京玫瑰”	(223)
	东南亚的“皇军先遣队”	(226)
	“双面女谍”	(229)
	“妖花”川岛芳子	(233)
第六章	覆巢破卵,空袭下的本土女性	(247)
	“神国”初破	(249)
	“江户之花”与焦土上的“蝼蚁”	(255)
	“飞象行动”与巫术	(267)
	“原爆”及其影响	(273)
第七章	塞班、冲绳岛的女性——“玉碎”的殉葬品	(286)
	“武士道”·“玉碎”·“切腹”与国民性	(287)
	“一亿玉碎”的“本土作战计划”	(297)
	脆弱的“太平洋防波堤”	(301)
	塞班“万岁突击”与疯狂的自决行动	(305)
	冲绳的“铁血台风”	(316)
	异类的战争罪行	(325)
	“同是天皇陛下的赤子”?	(328)
	冲绳的“集团自决”	(330)
	美国占领军与冲绳女性	(335)
第八章	“满蒙开拓团”的女性——日本帝国的弃民	
		(346)
	“满蒙开拓案”与“大陆政策”的遂行	(348)
	“无主旷野”上的新地主	(353)
	“大陆的花嫁”运动	(356)
	“五族协和、王道乐土”	(359)

## 军国之女——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

---

“前锋屹立着神勇的关东军”.....	(364)
末日里的殖民者.....	(371)
“满蒙开拓少年义勇军”的覆灭.....	(377)
阿城“慰灵碑”.....	(382)
葛根庙、麻山事件 .....	(386)
立花珠美传奇.....	(388)
“虏囚之苦”.....	(391)
“突击寻夫”.....	(394)
魂断回归路.....	(397)
“残留孤儿”、“残留妇儿”,日本永远的弃民 .....	(400)
<b>大事年表</b> .....	(410)
<b>主要参考书目</b> .....	(420)

## 序 章

---

# 序 章 正视罪恶的沉淀 擦亮历史的镜子

战争中男人失去生命与肢体，而女人却失去心和灵魂。战争是一个焦点，把人的一生集中于一瞬间。

“枪炮声在远方回响，  
鸟虫噤若寒蝉，  
和风带着血腥，  
芳草染着血迹。”

——《日本妇人从军歌》，创作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明治 27 年(1894)。

## 军国之女——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

---

从 1894 年——1945 年的半个世纪中,这支歌一直是日本妇女最爱唱的歌曲。血雨腥风、淋腥沐血的战争场景,在军国主义时代,成了美的极至,这反映了日本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国民集团心理的倒错。在军阀“圣战”谎言蛊惑下,日本女性积淀在潜意识底层的所谓“尚武”精神,又沉渣泛起,“大东亚圣战”也成了一些女人自身迷乱或不可抗拒的冲动源泉,她们不得不忠实地唯军阀的马首是瞻,自觉不自觉地为法西斯之虎作伥。虽然日本传统的社会意识决定女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军人,但几乎日本所有的主妇都加入了“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千上万的女性主动或被迫充当了“从军看护妇”、“从军慰安妇”、“女子挺身队”队员和“满蒙开拓团”团员,一些人还志愿充当了“帝国之花”——女间谍。她们直接走上了侵略战争的战场,她们在战争中失去的不仅仅是心和灵魂。

### “军国之女”,辱侮永志的牺牲品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九段阪的靖国神社,始建于 1869 年。从昭和 12 年(1937 年)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中,它一直香火不断、参拜者盈门。在“大东亚圣战”期间,它成了全体日本人灵魂的最后归宿。侵略战争营造了靖国神社香火旺盛的世俗殿堂。那里供奉着 246 万个“殉国英烈”的亡灵,他们是从日本内战、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直到“大东亚圣战”中为日本帝国捐躯的“英烈”,其中包括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

## 序 章

---

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战争狂人。

靖国神社合祀的 246 万个亡灵中,有 57000 多是女性,她们大多是“大东亚圣战”中志愿为天皇捐躯的“昭和之烈女”。历史的尘埃,已掩去了她们牌位上的灵光,关于她们的一切已成为一团历史的迷雾。由于日本社会妇女地位的绝对卑贱,在战争中无谓捐躯的绝大部分女性却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这个“灵魂的天堂”,她们只能永远成为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

日本为实现“八纮一宇”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而发动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大东亚圣战”,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日军所及之处,尸山血海,火光烛天,“皇军”疯狂地屠杀了上千万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这被战后日本人称为战争的“加害性”,即日本“加害”于亚洲人民,日本国家成为了“加害者”。日本著名学者森村诚一指出,战争罪恶“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疯狂中所犯的错误,是必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的历史重责”,这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被害性”。这种“被害性”最主要的承受者,是普通的日本民众。日本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加害者”角色,更多的却成为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被害者”。作为侵略国来说,这也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历史报应。不义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军阀虽早已灰飞烟灭,但日本人民却必然要长久地啜饮“大东亚圣战”用人民血泪酿成的苦酒。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内,文明的进步程度是与对女性的奴役程度、剥夺程度成反比的。直接脱胎于封建主义的军国日本,在其流动着封建主义血液的肌体上,注入了军国

主义的毒素，“武士道”与法西斯主义畸型地结合起来，因而更具有野蛮性和残酷性。战争中，日本军人疯狂地蹂躏别国的女性，犯下了永难湔洗的罪恶，而同时，日本女性也被日本军阀冷漠地当作牺牲，送上了侵略战争的祭坛，装点他们转瞬即逝的盖世武功。还不应忘记，一批日本女性是作为志愿者走上战场的，她们充当了军队的随军护士、后勤人员、间谍、殖民者，直接成为军阀遂行侵略“圣战”的工具，充当了暴虐的日本军队的帮凶。

“大东亚圣战”（包括日本侵略中国的中日战争）中，310万日本军人成为异国之鬼。日本每两户人家送走一个以上的士兵，平均每五户人家有一人战死。作为侵略国的报应，66万日本平民在本土死于美军的轰炸和原子弹袭击，1500万人遭空袭失去家园。数百万平民被驱往国外充当殖民者，最后成为帝国的弃民。

上千万为人母、为人妻的日本妇女成为当时日本所称的“军国之母”、“军国之妻”和“靖国之妻”（战死军人的未亡人）。在这段充盈着屠戮血腥的战争岁月里，“为天皇捐躯”、魂归靖国神社，竟成了日本男人企慕的至境，而女人们则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痛失亲人的威胁。女人们成为“靖国之妻”是最大的悲剧，她们得背负起亡夫沉重的灵牌，接受政府的所谓“保护善导”，不得再婚，被人监管，还得强颜欢笑，充当军国主义宣传的活道具。

然而，最可悲的和鲜为人知的却是那些被日本侵略军所裹胁的“从军女性”，她们主动或被动地“陪伴”日军走遍了战场各地，对“皇军”恪尽了“一身同体之责”。在瘴雾弥漫、林莽蔽日的东南亚丛林，在烟迷翠黛、奇葩争辉的南洋诸岛，在溽

## 序 章

---

暑熏蒸、酷热似煎的珊瑚礁上，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冰雪荒原，在广袤无垠的满洲旷野，在华南群山叠嶂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杀机四伏、布满仇恨目光的异国都市里，无数的日本女人历经了苦难的极限体验，最终被弃之如敝屣，被屠杀、被迫自杀。她们默默地消失在“圣战”战场的各个角落。

由于西方的宣传机器发达等原因，纳粹的暴行被揭露得非常彻底，其惨无人道的印象便深深地铭刻于世人之心。而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在封建“武士道”和法西斯主义驱使下的日本军队之凶残，实比纳粹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本民族妇女的戕害尤其是精神上的毒害，足以令纳粹自叹不如、望尘莫及。

作恶的是军国主义。但是，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疯狂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的集体幻觉所迷惑，军国主义怎能那么顺利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们往往把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视为法西斯主义登峰造极的罪恶，却往往忽略了日、德法西斯对于本国人民的毒害。如果没有日、德国民对侵略战争的狂热支持与胁从，几个战争狂人没有如此大的能量发动使 5000 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广岛、长崎也不会成为人类第一次核打击的目标；柏林、东京也不会化为一片废墟，交战的各民族之间也就不会产生历史也难抚平的感情裂痕，也就不会因为一个最简单的是非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而相互攻讦、争吵半个多世纪。

历史不会忘记，在东京，当日本“皇军”攻克中国首都南京进行血腥屠城之际，上百万东京男女为庆祝“圣战”胜利举行

了盛大的提灯游行；而在中国首都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两个刽子手向井、野田居然成为成千上万日本少女心中的偶像。在柏林，数百万狂热的雅利安人同时向头号战争罪犯希特勒举起如林的右臂……

在塞班岛、冲绳岛，在中国滇西高原上，一批批的日本女人在日军覆灭时心甘情愿地引爆手榴弹、服下氢酸钾集体自杀，在北马尔比海角的悬崖上，4000多名日本妇孺使用原始武器进行徒劳的战斗后，排成队纵身投入大海，创下了人类历史上集体自杀的疯狂记录……此类比比皆是的“悲壮”史实，却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最极端的罪恶，它使普通国民失去理智变成狂徒，并自愿成为罪恶的帮凶和牺牲品。更可悲的是这一切完全是在一种“高尚”的道德感情驱使下完成的，在无谓地为天皇捐献生命之际，还体验到了一种道德得到“升华”的慷慨壮烈的满足。

更令人忧虑的是，许多在战争中身心破碎的日本女性却在战后表现出“青春无悔”的情结。集战争“加害者”与“被害者”角色于一身的一部分日本从军女性在战后的这种执迷不悟，使人们不得不更加警惕日本的国民性。一位前“女子挺身队员”远藤年子把“八·一五”当作“晴天霹雳”和“末日”来苦捱。她这样写道：“为了战争我们心甘情愿地献出少女的青春与热血。就是在今天，我们仍无怨无悔……”（《一亿人的昭和史》1975年1月《每日画报》）。

所以，森村诚一痛心疾首地写道：“关于战争，全日本国民都是同案犯”，“只要加害者（侵略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民族和人一样，只记住自己愿意记住

## 序 章

---

的事情。日本女性这段惨痛的历史，渐渐地已为日本人自己所淡忘。梁启超曾经说过：“日本人尝言曰：支那一部历史，实以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日本民族的“大东亚圣战”史，何尝不是一部用亚洲各国人民的浓血写成的历史！

逝者如斯。我们每个当代人的青春和生命，一如我们的先辈，依然短暂、脆弱而宝贵。这里记述了沉重的历史帷幔背后骇人听闻的史实，正是要警醒人们，勿忘法西斯瘟疫对人类的戕害。在对战争中不幸的女性扼腕痛惜之余，当铭记历史的教训。

人类没有性别，尊重女性，也就是尊重人类。

每年的5月8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它是“国际红十字会日”，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结束纪念日。1995年的“国际红十字日”的主题是——“尊重女性”。这一天，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向全世界发出了题为《尊重妇女》的联合声明：“妇女，每当战争爆发、灾害袭来，给她们带来的是死亡、毁灭、流离失所的绝望……然而，献身于帮助他人的崇高使命正是女性的天性，每一位女性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母亲……不幸的是，千百万的妇女承受了战争和灾难的后果。当她们因战争失去丈夫、儿子，或因男人们为了理想而离家参战时，她们的辛苦劳动是维护自己和家庭尊严的唯一的、显然是不求回报的抗争。她们的尊严扎根于她们用以战胜自身巨大苦难的勇气之中，正是如此的尊严和勇气使她们成为当今世界的英雄……”

然而，那一小部分为虎作伥、充当帮凶，为一场祸害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而身心破碎的日本女性却不是什么“英雄”。

## 军国主义，扬幡招魂还是除恶务尽

战后不久，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埃德温·赖肖尔写道：“日本拿它的一切去冒险，结果丢掉了它的一切，80年（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的巨大努力和非凡的成就都已化成了尘烟……”

然而，日本人却在战后创造了复兴的奇迹。时至今日，昔日的战败国日本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而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并悄悄地重新武装了自己。但是，军国主义的僵尸，在日本却一直阴魂不散。还不能不引起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荼毒的亚洲人民的高度警惕，也当激起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

当今的日本，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采取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态度。

1982年7月26日，日本文部省在审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歪曲日本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历史，将书中原有的“侵略”二字篡改为“进入”或“进出”；与此同时，文部大臣藤尾正公开指责批判日本教科书事件的亚洲各国，否认日本有战犯；1986年月，日本为高中学生编写的教科书《新编日本历史》经文部省审查“合格”，该书竟然振振有词地写道：“日本当时把战争定名为大东亚战争，并认为其目标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皇

## 序 言

---

军仍被奉若神明,似乎是替天行道,是亚洲民族解放的救世主,该书还露骨地赞扬侵略战争中日本学生军人参战是“英勇行为”。谬种流传的教科书将毒害日本的下一代,使得这种颠倒黑白的反动历史观流毒后世。

1988年4月22日,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参拜靖国神社后公然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奥野于当年7月因“舌祸”下野后仍顽固不化地叫嚣“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想建立亚洲人的亚洲,解放东亚,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能让外国歪曲历史的历史流传于世”。1994年8月12日,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大放厥词:“与其说侵略战争,勿宁说所有亚洲国家托了它的福”,“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获得了独立”、“教育提高了”。1996年6月,奥野在记者招待会上大放厥词说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强迫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这无疑是对广大被害妇女的极大侮辱和精神上的继续加害。

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1985年8月15日,正值日本投降4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了《战后政治总清算》报告,并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率大批阁僚正式参拜祀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之灵的靖国神社,祭祀悼念这些“为国殉难者”。日本首相及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就意味着日本国家肯定了甲级战犯的所为,并给他们以“崇高的社会荣誉”,这是公然践踏国际法准则,也是对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

躏的亚洲人民和日本战争受害者极大地侮辱与亵渎。靖国神社里那五万七千多灵牌的主人为什么会横死于那场不义战争？这五万七千多女性的亡灵倘若地下有知，能否安心于那些不肯反省侵略战争的人们别有用心的参拜？

1995年8月15日，是全世界普天同庆的日本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和平庆典，然而，以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为代表的9名日本内阁大臣、77名国会议员“照例”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为应付世界舆论事先信誓旦旦地准备在终战50周年之际公开反省侵略罪行、保证不再发动战争的“不战决议”（《重申我们吸取历史教训支持和平的决心》）在国会众议院不到半数人赞成的情况下勉强通过，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该“决议”语词含混，态度暧昧，令各国和日本国内正义力量大失所望。在这个区区数百字的决议中，完全回避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及战争的侵略掠夺性质，却侈谈什么“世界近代史上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的种种行动”。日本学者金子道雄指出该决议“反省的主体不明确，并没有表示对亚洲人民的谢罪。相反，这是一篇片面强调‘历史观（historicalview）的差异’的莫名其妙的决议。战后已过去了50年，日本始终采取的是这种毫无诚意的态度”。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决议”，也受到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日本“遗族会”副会长木广荣说：“我们认为，在列强从事侵略的行为的情况下，日本是为了把亚洲从欧美民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卷入了战争。因此，决议解释为日本自己犯下了侵略行为是矛盾的……令人极感遗憾。”“八·一五”一过，日本政客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日本仍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藏藏掖掖、了无新意的印象，恍如无心向学的顽童终于过了毕业考试这一关。在此之